

遠征心影錄

一，隔海是天堂

廣州淪陷又已三年多了。

並不是我們聞不到戰爭的火藥味，並不是我們沒有嘗過流亡生活的洗禮。我的第二個家——在南京，現在是魔影魅氣所籠套，父親在九死一生的炮火下，隻身從下關一條三板小船上，捱活到安慶，漢口，然後轉到香港。羊城陷後，也使我變作了暫時的乞兒，背上一個包袱，我腳不停步地。每天由早晨五點鐘起走路，晚上至八點鐘以後才得喘息。整日在敵機和砲聲威脅下。

戰爭，誠然是殘酷而又可怕的一件事。

終於，我們父子在輾轉流離當中，於這孤島天堂相會了。人類到底是自私的，是好的，在這裏我暫且又放下了行裝，繼續未完的大學課程。

然而，在這裏有許多事情，不能使我寧靜的：

一、報紙上天天登載着國軍失利的消息，敵人由湖南欲西入廣西，同時又傳要打通

粵漢路線，華中、華北方面，敵人盡力在湖北擴張其外圍，河北，河南，山西，皖北，到處都受敵騎蹂躪，以致後方難民日增，物價日漲。

二，上海敵偽勢力日熾，暗殺的事件也日增，許多高等難民都是人人自危，紛紛南下，致使香港人口與日俱增，最近已由九十餘萬的人口，突增至一百五十餘萬人數了。而外匯的幣值，也已由一元港紙兌國幣四元半的，逐漸漲至一元港幣值九元的國幣了。

三，美國未停止石油運日，英國又封鎖滇緬公路。國際形勢，與我們實在大不利，而眼前的香港，一部份的亡國論者，正大唱其和平建國，完成大東亞新秩序的漢奸論調。英國人看見我們不成器，在街頭巷尾，便任意使氣，踢打我們的僑胞小販，捉捕我們的無辜華人，他們不友誼的行爲，直使人見之髮指。

四，國內的許多華漢奸，借抗戰爲招牌，大發其國難財，予敵僞以宣傳反戰之口實。許多的奸商和游擊隊，雜牌軍，更大的量的包庇走私，運送錫礦資敵，同時收買敵僞紗布洋雜，破壞國家經濟。

五，一面是愛國小販的義賣，輸捐救國，一面是錢人的公子在舞場裏跳一次舞打賞五千元港票。一面是僑胞提倡一碗飯運動，學生實行一日一仙運動，另一面却是財政部

部某公的大少二小姐，在買五十萬元港幣的春季大馬賽。一方面是美國，英國人來協助，組織平準基金委員會，設法使國幣幣值平穩。但許多大腹賈、財神爺却拿國幣當貨物，買入放出，分爲直版曲版，又分大額大額，南兌中，中，交，農，價值不一，嗚呼國未亡，民心已死，其不危乎。

我在香港苟安地住了四年多，但是耳聞目見，對國事自多感觸，許多事當然不能令人樂觀，因此也曾存報章雜誌上發表了幾篇牢騷幼稚的政論。但是因是又受了不少人的誤解。這個無頭爲的非藍則紅，沒有色彩的，人家也以爲有背景，你沒有帽子，人家硬說你的頂子是紅，是黑，言之鑿鑿。其實我那時大學剛畢業，在中學教書，既不知有黨派，更不想有派。語云：「君子朋而不黨」我認爲一個人做事光明磊落，何必定要這黨那派，徒增人忌！但是，事有其不然，我那時沒黨派的，倒受人許多誤會，凡事感到孤立。

在我的生命史上，如果說要找出個值得留意的日子，還應算在這大學時代以夢初入社會服務時期。在這一段間，我充滿了自由、熱烈、進取的希望。我對於眼前許多不滿意的環境現象，兀抱着無限的熱力與決心去改革牠。我認定國家不致失敗，而且亦根本沒

有失敗的理由。雖然那時候的國家，已經二分之一的精華，東南半壁，盡入敵手，而悲觀論者更大唱其亡國調。列舉國際形勢之惡劣，國民在水深火熱中的期望，他們終歸一句說：「中國不能再戰了，再戰下去也沒有希望了」這些話，因為華漢奸在抗戰陣營裏又是混蛋得不爭氣，確曾使不少熱血青年也爲之氣痿。不過，好在敵人的鐵蹄到底是無情的，敵人的魔手到底是真的創子手。虛偽粉飾不了牠的猙獰面目——焚燒，姦淫，與劫掠。國之這般無恥的媚外專家也終不爲國人的信賴。

時局發展至一九二一年，已是急轉直下了。美國爲要停止石油運日，引起了兩國間外交上的大衝突。日本要表現牠的威武堂堂，因此在越南進兵，又加開了幾十艘戰艦到南洋一帶去。在這種形勢下，日本的梟張正和他的軸心國德，意在歐洲獨霸的武劇，成了倚角相望之態。反顧我們中，英、美、蘇間的各自孤立，到處受威脅，前途誠不堪設想！

香港，九龍，幾個月來的緊張已漸至高潮，深圳和沙頭角邊境的日軍突增，引起了市民的不安。大埔道上，已聽得到有先見之明的青年們在唱：

「再會吧！香港，你是旅行家的走廊，也是中國漁民的家鄉，你是享樂者的天堂，也是